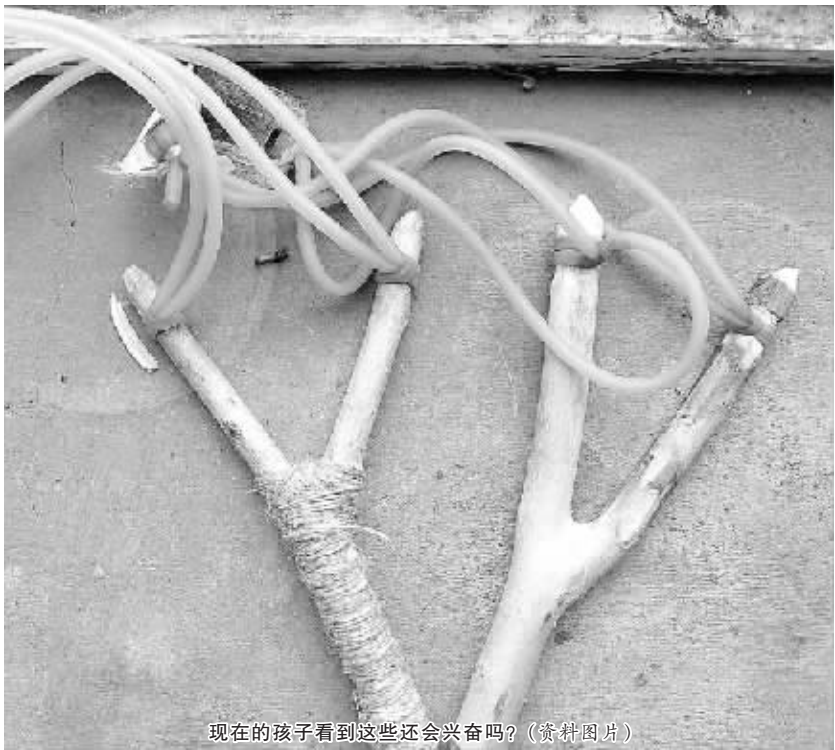


回忆：那些“傻傻的”梦想



那时奢望：多赶几次会听戏看杂耍

忆梦人:张锦太 年龄:61岁
□晚报记者 张洪涛

儿时跟着母亲到乡里赶会的场景,让太康县的张锦太至今难忘。张锦太说,第一次去离家那么远的地方,第一次看到唱戏的戏台,这些都让儿时的他很兴奋。

“小时候，家里生活条件不好，能吃好面馍已经是奢侈的了，更别说在赶会时吃个烧饼了。”张锦太回忆，第一次和母亲“赶会”时，正好碰到一个卖烧饼的，他嘴里流起了口水。看到这一幕，母亲狠了脖子给他买了一个烧饼。拿到烧饼时，他兴奋地围着母亲

转了一圈又一圈。

张锦太说,那个时候,赶会对于农村人来说是大事,听听戏、看看杂耍,还有就是买些生产、生活必需的东西。比如在麦收前买农具,春节前买过节的生活用品等。也有的人拿自家的东西到会上卖。

“当时会上的东西还不多，一般都是些基本的生活用品，不过能满足当时的生活需要。”张锦太说，“以前我老是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能多赶几次会，多听几次戏，多看几次杂耍。”

“现在,物质越来越丰富,市场也越来越多,娱乐场所更是遍地都有,但是农村赶会的习俗一直没有变。”张锦太笑着说。

那时奢望：电影能在家看就好了

忆梦人:张铁党 年龄:37岁
□晚报记者 张洪涛

“儿时我有一个梦想，就是不用为了看场电影来回跑几个村子，盼望着在家就能看电影。如今，这个梦想已经实现，在家门口好好看一看自己喜欢的电影已经不再是奢望。”回忆儿时看电影的场景，在周口一家纺织厂工作的张铁党笑了。

“我的老家在农村,来周口工作十几年了。现在看电影很方便,随时都能看到。”张铁党说。

“记得小时候，只要听说村里来了放电影的人，我就顾不上吃饭，早早跑到村里的空地上，等待电影的开始。当时电影的题材比较单一，大部分都是红色抗战题材的。”张

铁党说,也有一些武打片、戏曲片。

“那个时候，只要听说哪个村放电影，十里八村的人都会挤着去看。因为电影场地有限，很多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孩就爬到树上、墙头上看。”张铁党回忆。

“那个时候大家之所以爱看电影，是因为当时农民的文化生活匮乏，看电影还是件很稀罕的事。就是村里来个卖艺的或者说书的，都能吸引不少人去看去听。”张铁党说，后来，县城里有了电影院，想看电影就跑到县城去看。

“如今,农村的文化生活很丰富,家家都有电视,能看的节目也多。有的人还装了电脑,安了宽带,想看电影的时候,只需要用鼠标轻轻一点就行。”张铁党说。

那时奢望：黑白电视能多俩频道看

忆梦人:肖书民 年龄:51岁
□晚报记者 朱保彰

“改革开放后的第5年,在洛阳拖拉机厂上班的爸爸带回家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,那可真风光啊,附近村里的人都跑到我家看电视。”年过半百的肖书民谈起家中的第一台电视机时,语带自豪。

“那台电视机是木壳子的,虽然小但是里面装的人多。邻居家的小男孩在看了电影《渡江侦察记》后,天天闹着要到电视机里找炮壳。”当书民笑着说,“那个时候,村里人能看场露天电影就不错了,哪有人见过电视机啊。”

“那台电视机有 8 个频道,但只有一个

频道能正常看节目,其他7个频道全天都是雪花,像摆设一样。当时我就想,要是能多俩频道看就好了。”肖书民说,“尽管如此,我弟弟能有今天幸福的家庭,还得谢谢这台电视机呢。儿媳当时是高考落榜生,为了排解心中的烦闷,那年夏天天天都到我家看电视。母亲一看这女孩挺漂亮,就托媒人张罗,最后她就和弟弟成了一家人。”

“现在的影视节目太多了,60多个台想看哪个看哪个。”肖书民笑着说,“自从村里2008年开通了有线电视,80多岁的老母亲基本上就不出门了,戏曲节目让她百看不厌。和那个时候的一个台相比,真是天壤之别啊。”

那时奢望：能有把玩具手枪

忆梦人:杜荻丰 年龄:47岁
□晚报记者 朱保彰

“用自行车链条、粗铁丝、橡皮筋、火柴药或鞭炮火药制成玩具手枪，扣动扳机，‘咚’的一声，活像真手枪。”今年47岁的杜获丰说，他读初中时，因为没有什么玩具玩，自制火药玩具枪是农村男孩子最喜爱的。

“为了得到一把自制的火药玩具枪，我付出了很高的代价。那个学期，我自己的寒假作业都顾不上写，就替大队支书的儿子写寒假作业，条件很简单，我帮他写寒假作业，他给我一把自制的火药玩具枪。”

杜获丰说，那时候男孩子能有把自制的火药玩具枪别提多神气了，“一是当时很多家庭都不具备自制火药玩具枪的条件；二是在市场上不好买到，即使有卖的也买不起，一把自制的火药玩具枪1.5元到3元钱不等，而我初一1个学期的生活费才3元钱”。

杜获丰说，那时候农村的物质很匮乏，孩童玩的是棉花桃子，大一点儿的孩子玩的是弹珠、陀螺，初中生才能玩点儿“有档次”的玩具。“你再看看现在的孩子，变形金刚、电子玩具……我5岁孙子的玩具我都叫不上名，现在的孩子真是掉到福窝里了。”